

# 论辩话语分析视域下的批判性思维研究<sup>\*</sup>

——以《高级商务英语》教学为例

杨 娜<sup>1</sup> 吴 鹏<sup>2</sup>

**提要:** 批判性思维培养已成为近年来外语界普遍认可的重要议题。本研究试将批判性思维与论辩话语相结合,运用语用论辩学理论,以《高级商务英语》教学为例,从意向性和技巧性两个层面对批判性思维的认知加工展开探究分析。研究表明,“社会性”和“论辩性”是批判性思维认知加工的内核,批判性思维培养可通过论辩话语分析、评价和批判路径得以实现。

**关键词:** 批判性思维; 认知加工; 论辩话语; 语用论辩理论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ssue in recent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By integrat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theorie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deconstruct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critical thinking from the aspects of attitudes and skills.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the course “Advanced Business English”,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critical thinking is presented with a series of discursive practices and manifested as “social constructiveness” and “argumentativeness”. It also argues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argumentative analysis, evaluation and critical presentation of related discourses in particular settings.

**Key words:** critical thinking; cognitive process;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pragma-dialectics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12(2016) 01-0044-09

## 1. 引言

批判性思维是指“运用恰当的评价标准进行有意识的思考,最终做出有理据的判断”(Paul & Elder 2006: 20),其主要理论来源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的“反思性思维”(reflexive thinking)。国内语言学研究领域较晚引入这一概念,以文秋芳教授为代表的外语教育研究者主张将其译作“思辨”,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文秋芳,刘润清 2006;文秋芳等 2009;孙有中等 2013)。然而,批判性思维的理论模型应该如何建构?这已成为批判性思维研究的困惑。文秋芳教授在 2008 年就提出了思辨的层级模型和三大认知技能(包括分析、推理和评价),并不断从量具上对这一理论模型进行推理和验证(文秋芳 2008;文秋芳等 2009,2014)。本文基于上述相关研究,反思批判性思维的认知模型,并尝试从论辩话语分析视角剖析和论证批判性思维的认知技能。

## 2. 研究现状与理论基础

###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批判性思维研究逐渐在西方盛行。从研究内容和方法来看,这类

<sup>\*</sup>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美主流媒体新闻评论的论辩话语研究”(编号 13YJC740130)、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美主流媒体新闻评论的论辩话语研究”(编号 15NDJC156YB)、浙江工商大学青年人才基金项目“企业危机传播的论辩话语研究”(2016)的阶段性成果。

研究在语言学领域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1) 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和本质出发,对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具体内容进行较为细致的分类和研究(Paul 1995; Stapleton 2001); (2) 立足于量表等科学测量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方法,帮助教育机构建立相关评估系统(Atkinson 1997; Barnawi 2011); (3) 将批判性思维与第二语言课堂教学相结合,探讨批判性阅读、写作等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具体路径和方法(Goatly 2000; Wallace 2005; Mehta & Al-Mahrouqi 2015)。

国内外语学者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呈现出研究问题具体化、研究方法多样化的新趋势: (1) 具体、教学结合的批判性思维应用性研究逐步取代抽象、教学分离的纯理论研究(如刘东虹 2005; 马应心 2011; 刘晓民 2013; 文秋芳等 2014; 余继英 2014); (2) 逐渐引入“话语”、“认知”等新的概念(如欧阳护华 熊涛 2013; 赵秀凤 张卉 2014); (3) 批判性思维逐渐与跨文化交际相结合,商务英语等新型外语类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批判性思维在言语交际行为研究中的重要性(如孙有中等 2013; 彭金定 张焰文 2014; 先鹏 王关富 2014); (4) 修辞等新的研究视角逐渐凸显,批判性思维研究的核心从宏观元素转向微观元素(如曲卫国 2006, 2013; 柴改英 2009)。

这些发展趋势对本研究的思路确定具有较大启发。然而,国内学者在批判性思维的核心理解和认知模型建构上略显不足。再者,大部分研究仍以思维测试为主,只有少量研究提出了明确的批判性思维培养方案或路径(如柴改英 2009; 曲卫国 2013)。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要建立批判性思维的理论模型,须首先明确“批判性思维”的核心和认知加工过程。

## 2.2 批判性思维的话语分析理论基础

### 2.2.1 批判性思维的“认知加工”

批判性思维分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批判性思维主要指解决问题的能力。广义的批判性思维更加多元化,包括情感、社会、认知等因素,建立在语言哲学和批评语言学的基础之上(Daniel *et al.* 2004: 296)。语言哲学家认为人类思维的任何一种表达均可理解为一种语言(本雅明 1999: 263),因此分析批判性思维就是分析语言表现形式。基于这一广义视角,批判性思维的“认知加工”表现为语言的加工。根据Lipman(1991)的观点,批判性思维的认知加工发生在特定情境之下,帮助人们识别获取的信息,避免对已知信息的盲从。这些认知信息涵盖社会主体享有的一切“知识、态度、意识形态、规范和价值”,它们通过“话语”得以表征(van Dijk 2008: 56)。因此,批判性思维的认知加工也就是主体“识别”和“论证”某种知识、态度、意识形态、规范和价值的话语实践。显然,广义的批判性思维观带有很强的语用观色彩。

当广义的批判性思维被看成话语实践、应用于特定交际场域时,会不可避免地具备一定的“意向性”和“技巧性”。“意向性”指一切言语交际活动的目的性,体现交际双方的特定身份和意识性,表明双方的态度。“技巧性”指言语交际过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展现了交际场域特有的言语形式和话语策略及技巧。换言之,批判性思维的话语实践是“一整套复杂的过程”,它“用以合理整合个人与社会的经验”,首先表现为“态度”和“技巧”(Lipman 1991)。例如,从话语角度研究商务英语沟通中的批判性思维,就是研究商业团体中的精英群体使用何种言语形式和策略成功地影响并迫使对方做出与本团体利益相一致的行为(Bargiela-Chiappini *et al.* 2007: 3)。

从语言本体和交际目的出发,批判性思维的认知加工显现为特定社会交际场域的论辩性话语表征系统,反映了交际双方特定的论证过程和结果,具备较强的社会目的性和交际策略性。由此可见,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成分包括两个方面:社会“意向性”和策略“技巧性”。前者

建立在社会建构主义的语言观基础之上,强调批判性分析的目的,即揭露语篇背后隐藏的社会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和身份建构特性(Halpern 1996; Bloch & Spataro 2014)。后者指批判性思维的实现方式,强调批判性思维在话语实践中运用的言语形式和话语策略(Hughes 2014; Mehta & Al-Mahrouqi 2015)。批判性思维的认知加工也就是有效识别各种态度,并通过策略性技巧重构和再现个人或集体的立场。

### 2.2.2 批判性思维与论辩话语的关系

一切“态度”和“技巧”都必须通过一定的论辩策略(argumentation strategy)得以实现(van Eemeren 2010),这种高“意向性”和“技巧性”的批判性思维在特定交际场域就表现为一种“论辩话语”。van Eemeren(2010)指出,论辩话语是交际双方为证明己方立场或反驳对方立场而展开的特定话语交际互动,交际者通过论辩话语表达对某种观念或价值的态度,也通过策略性的论辩技巧掩饰这种态度,以达到消除意见分歧的最终目的。以 van Eemeren 为代表的论辩话语分析学者认为,论辩话语分析的目的是批判性探讨真实机构语境中论辩的过程和结果(van Eemeren 2010; 熊明辉 2006; 吴鹏,熊明辉 2015)。论辩话语在一定的言语交际场域表现出极强的“社会性”和“论辩性”特质,与批判性思维认知加工的“意向性”和“技巧性”相吻合。

从论辩话语视角分析批判性思维的认知加工,就是将批判性思维置于具体语境的话语体系之中,并通过“技巧”的分析和评价有效识别话语主体的“态度”,即考察交际中的一方作为受众如何被说服。话语、论辩话语和批判性思维三者依托于“社会性”和“论辩性”特质,呈现出互为包含、互相影响的关系(见图 1)。显然,这种研究立场与主流外语教育研究的立场已有不同,带有更多的批判性和伦理性色彩。论辩话语分析视域下的批判性思维研究和培养更加凸显批判性思维的应用性特征,更能满足跨文化交际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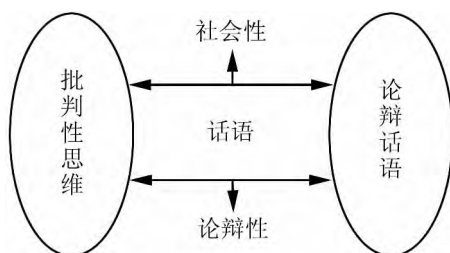


图 1 批判性思维与论辩话语关系图

## 3. 研究设计

### 3.1 研究问题

根据语用论辩学的理论基础,本研究从论辩话语分析的路径出发,剖析批判性思维在英语语篇中的“社会性”和“论辩性”,具体探讨如下问题:

- (1) 发生在特定英语交际场域的交际双方通常采取哪些典型的论辩策略和相应语言形式来合理化自身立场?
- (2) 这些典型的论辩策略是否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 (3) 读者如何从批判合理性视角来反思论辩话语?

###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语用论辩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van Eemeren *et al.* 2002; 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2004; van Eemeren 2010),建构了以“话语结构分析—语用效果评价—论辩合理批判”

为主体的批评性分析框架(见图2)。这一分析框架不仅兼顾论辩话语的语用、论辩、修辞和逻辑特性,强调对真实论辩话语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评价,而且能够充分反映批判性思维认知加工的“社会性”和“论辩性”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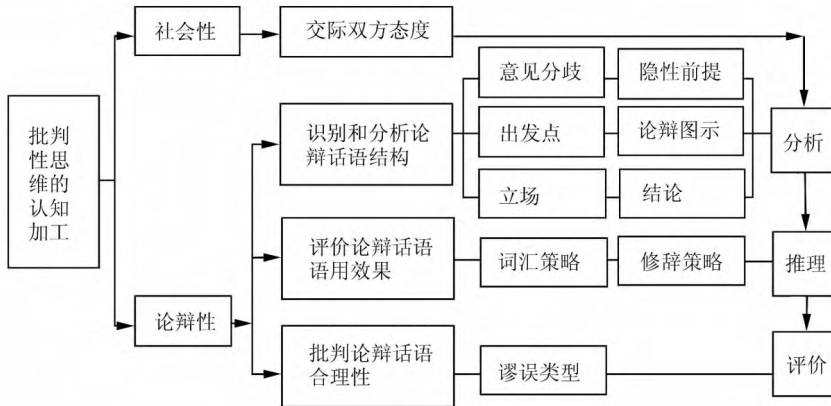


图2 论辩话语分析结构图

首先,批评性分析指识别、重构和再现论辩话语双方在交际场域中的不同论辩过程和论辩话语结构,在此基础上分析和对比每个交际场域中论辩话语的六大核心构成要素(包括意见分歧、出发点、立场、隐性前提、论辩图示和结论)及语言特征。语言特征分析不只局限于结构语言学范畴下单个词语、句子语法结构的微观描述(包括语音、语义、句法),还应涉及语篇衔接、互文等更为复杂、高级的层次。

其次,批评性评价指主体在话语交际中操控论辩修辞获取语言语用效果。交际双方为使论辩在合理范围内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态度”,各自都实施“技巧”操控,态度和技巧的识别就必须通过批评性评价来完成。这包括从论辩合理性(符合合理性标准)和修辞有效性(有效劝服对方或者其他受众)两个角度评价话语的论辩修辞构成要素及其语言特征,进而归纳、对比论证过程中的高频词汇和典型修辞策略。

第三,批评性判断针对论辩话语的合理性。van Eemeren在论辩理论中提出了15条批判性讨论准则和10条戒律(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2004: 136-157),这是合理性批判的标准。限于篇幅,所有准则和戒律无法在此逐一得到解释说明,下文案例分析会提及部分谬误和准则。

本研究以教材《高级商务英语(1)》第一单元课文A“The Empire Strikes Back”为例,阐释如何通过论辩话语的分析、评价和批判路径来探究批判性思维的认知加工。《高级商务英语》的课文取材于《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等英美国家主流经济类媒体的新闻评论,而英语报刊语篇分析是训练学生批判性思维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赵秀凤,张卉 2014)。

#### 4. 实证分析

《高级商务英语(1)》第一单元课文A的主题为“全球化”,原刊载于2008年9月20日版《经济学人》杂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华尔街风暴,继而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并直接造成信用危机,使人们对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怀疑。在这一社会语境之下,作为西方主流经济新闻媒体之一的《经济学人》发表了题为“The empire strikes back: Why rich-world multinationals think they can stay ahead of the newcomers”的新闻评论。限于篇幅,以下选

### 取课文中的相关段落展开分析:

①Moreover, multinationals have great trouble retaining the managers they do have in emerging markets, says Mr Hout. “②Well-trained, good, honest people are scarce in emerging markets. ③Multinationals are better at training these people than emerging-market companies, which prefer to poach them once they are trained.” ④The founders of emerging-market firms are often impressive, but such firms typically lack the depth of management talent of old multinationals, says Mr Hout. ⑤The best students he has taught on MBA courses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have typically worked for developed-country multinationals.

#### 4.1 批评性分析: 论辩话语结构分析

根据 van Eemeren(2010) 批判性讨论具体发生在冲突、开始、论辩和结束四个阶段。为分析例文中批判性思维形成的技巧, 首先必须弄清具体语境下交际发生的论辩话语结构, 即意见分歧、出发点、立场、隐性前提、论辩图示结构、结论等论辩要素。

在例文中, 句①明确表明了杂志的立场 “multinationals have great trouble retaining the managers they do have in emerging markets”。结合当时美国企业面临的经济危机, 不难理解这句话隐含地表达了三方面前提: (1) 跨国企业存在问题; (2) 这些问题与企业的经理人有关, 而非企业自身的经济危机所造成; (3) 新兴市场地区的公司也存在这些问题。从这部分的评论内容可以推知, 文章作者试图消除的是关于跨国企业集体是否身陷困境的意见分歧。这一意见分歧未得以明确表达, 作者表面上对其持有肯定立场, 但实则通过转嫁危机的形式表达了否定立场。

为维护 and 论证这一立场, 交际者在开始阶段必然需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论辩出发点, 即正反双方明确同意或默认的事实或价值判断。这种策略性的事实或价值选择实际上也反映了交际者所代表精英群体的意向性。在本段评论中, 作者选择句②和句③两个出发点来维护自己的立场, 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消除当时投资商或其他群体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否定或怀疑态度。为证明“美国跨国企业自身不存在问题”, 作者在该段落每一句中都进行了论证。其中, 句①的论辩主要论证美国跨国企业自身不存在危机, 论证结构可以表示为:

论证 1. Multinationals have great trouble in emerging markets.

1.1.a Multinationals have great trouble retaining managers.

1.1.b Multinationals do have (this) trouble in emerging markets.

(1.1') This trouble retaining managers is characteristic of emerging markets.

话语结构重构显示, 作者用 1.1.a 和 1.1.b 论证“美国跨国企业问题是新兴市场的问题”。换言之, 如果 1.1.a 和 1.1.b 分别成立, 并且“trouble retaining managers”和“emerging markets”之间确实存在代表性关系, 那么论证 1 就可以成立。这一论辩策略 van Eemeren *et al.* (2002) 称之为“征兆关系论辩策略”(argumentation based on a symptomatic relation)。在句②中, 作者使用诉诸事实的方式对 1.1' 进行了论证(well-trained, good, honest people are scarce in emerging markets)。这一论辩将跨国企业的人才困境归结为由新兴市场造成, 因为新兴市场没有能与跨国企业相匹配的人力资源(well-trained, good, honest people)。同时, 作者也为后文预设了一个论辩结构, 即新兴市场存在人才管理问题, 具体通过后面句子加以表述和论证:

论证 2. Multinationals are better than emerging-market companies.

2.1 Emerging-market companies prefer to poach (these people).

2.1.1 (These people) are well trained by multinationals.

2.2 Emerging-market firms typically lack management talent of multinationals.

2.2.1 Best students of MBA courses in HK and SH work for multinationals.

(2.2.1') Best students of MBA courses in HK and SH are representatives of management talent.

论证 2 包含两种论辩图式。2.1 和 2.2 共同构成原因,与观点 2 形成因果关系论辩图式 ( argumentation based on a causal relation)。2.2.1、2.2.1' 和 2.2 之间构成征兆关系论辩图式。这两种图式共同发挥作用 构成混合型复杂论辩结构,具体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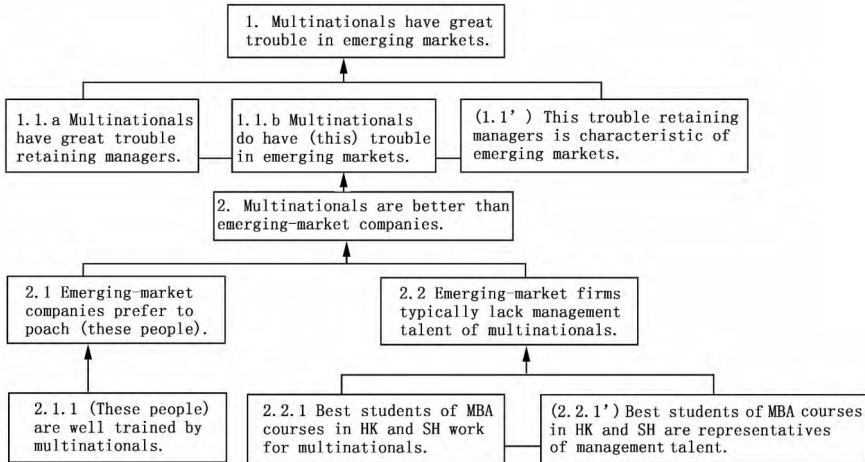


图 3 论辩图式与结构示意图

整体性的论辩话语结构分析与重构不仅能够明晰展现作者合理化自我立场的论辩技巧,还能帮助读者有效识别作者的态度,便于对论辩话语中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做出判断。

#### 4.2 批评性推理: 论辩修辞评价

基于例文最后两句跨国企业和新兴市场公司之间的对比,不难归纳出作者试图取得的隐含结论:美国跨国企业存在的问题不是自身内部危机造成的,而是新兴市场人力资源匮乏和管理不足造成的。这般分析也表明,作者隐形的论辩立场不仅存在于上述论辩结构的语篇布局之中,也存在于具体词汇优化(如跨国企业、新兴市场的称呼与修饰语)和话语修辞(如比较修辞等)之中。

词汇优化策略突出体现在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的使用上。例文 5 个句子分别通过名词对跨国企业和新兴市场进行配对。“multinationals, old multinationals, developed-country multinationals”将跨国企业的范围缩小为美国小部分跨国企业,与这些名词配对的短语包括“retaining the managers, better at training people, the depth of management talent”,充分展现了跨国企业的强大和优势,建构了积极的自我身份。与之相反,新兴市场却被冠以“scarce well-trained, good, honest people”, “prefer to poach”, “typically lack”等反面或负面头衔,展现了消极、落后的新兴市场企业形象,恰好与全球经济危机的困境相吻合。

动词“poach”的使用意图更为明显。根据美国国家语料库 ANC 中的词语搭配,该词表示“窃取”、“剽窃”的含义,属负面性质的词汇。“emerging-market companies”与“poach”搭配使用,便成为“窃贼”、“盗窃犯”,而条件句“once they are trained”的限定更加凸显经过跨国企业“精心培训”的高级企业管理人才是“珍宝”,却被新兴市场企业“盗窃”。作者正是借助这种策略手段,调整意见分歧阶段的界定,并将论辩的出发点由“跨国企业是否存在困境”转变为“新兴市场存在困境”。对于该论点的论述,作者还使用了转折 (but such firms typically lack)、

比较(better at prefer to poach the best students)等修辞手段,进一步论证“新兴市场企业优秀人才缺乏、管理技术匮乏”与“新兴市场企业不如跨国企业”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言语修辞能够“有效”帮助作者完成论辩话语结构的设计,并“合理化”论辩正方的出发点和结论。

#### 4.3 批评性评价:语用效果批判

对批判性思维过程的评价考量是整体分析构架中最为重要又难以统一化的维度。评价标准不同会直接导致评价结果的异样性。因此,此处探讨的批判也不是基于绝对化的标准,而是立足于“论辩合理性”的思考,运用 van Eemeren(2010)的十大合理性规则来反思上述例文。例如,论证 1 和论证 2 都体现了一定的不合理性。

论证 1 中征兆关系论辩图式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well-trained, good, honest people are scarce”这一人力资源匮乏问题只在新兴市场企业存在,不排除跨国企业的总部或非新兴市场地区的分公司也存在这种问题。征兆关系论辩的谬误性在论证 2 中也有所体现。论证 2 中“the best students he has taught on MBA courses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是否就能完全代表“management talent”?该群体曾经或现今在跨国企业工作的事实是否就能说明跨国企业管理的成功?根据征兆关系论证的论辩策略,“Y IS TRUE OF X”的前提必须是同时满足“Z is true of X”和“Y is symbolic of Z”。也就是说,作者必须证明跨国企业的分公司或总部均不存在人力资源匮乏的问题,并且该问题为新兴市场企业独有。显然,跨国企业和新兴市场企业之间存在不完全对等性。作者在文中并没有证明优秀员工是判断跨国企业优于新兴市场企业的专属和唯一特性。此外,论证 2 的因果关系论辩图式也无法自圆其说。作者要证明“multinationals are better at training these people than emerging-market companies”的原因在于“emerging-market companies prefer to poach them once they are trained (by multinationals)”,就必须排除这些人才得以造就的其他原因(比如个人努力、政府支持等)。但是,作者只提供了前面的因素,并没有排除个人、政府等其他影响因素,也没有对“management talent”给出具体的参考规则,所以违反了论辩合理性原则。

总体来看,在整个批判性讨论阶段,《经济学人》为维护自身立场,违背了“举证责任规则”和“相关规则”,导致转移举证责任谬误、逃避举证责任谬误、不相干结论谬误、滥用权威谬误等。“举证责任规则”要求:提出立场的一方如被要求为立场辩护,就担有辩护义务。“相关规则”要求:只有提出与立场相关的论辩,其立场才能得到辩护(van Eemeren & Grootendorst 2004: 136)。在开始阶段,《经济学人》将美国企业自身的人才危机转嫁到新兴市场企业,并且没有通过相关举证验证这一论断的可靠性,同时违背了上述两条规则。

#### 5. 结语

本研究提出从反思批判性思维的认知技能出发,将论辩话语和批判性思维相结合,运用语用论辩理论,从话语结构、论辩修辞、语用效果三方面重构和分析英语语篇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认知加工是一种发生在特定交际场域的论辩话语实践,“社会性”和“论辩性”是其内核,可通过批评性的话语分析、评价和批判的路径来实现。论辩话语视域下的分析框架不仅能够帮助读者从社会“意向性”和论辩“技巧性”两大维度重构话语主体的“态度”和“技巧”,基本再现主体批判性思维的认知加工过程,而且还能帮助读者逐渐形成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反思的意识,这也是目前语言专业学生尤其应该重视和培养的素养与能力。后续研究将进一步结合论辩话语分析路径和批判性思维教学,探讨该方法的信度与效度等相关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Atkinson D. A critical approach to critical thinking in TESOL [J]. *TESOL Quarterly* ,1997 ,31( 1) : 77-94.
- [2] Bargiela-Chiappini F ,Nickerson C & Planken B. *Business Discourse*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2007.
- [3] Barnawi O. Finding a place for critical thinking and self-voice in college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writing classrooms [J].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11 ,4( 2) : 190-197.
- [4] Bloch J & Spataro S E. Cultivating critical-thinking dispositions throughout the business curriculum [J].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4 ,77( 3) : 249-265.
- [5] Daniel M *et al.* Dialogical critical thinking: Elements of definitions emerging in the analysis of transcripts from pupils aged 10 to 12 years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004 ,48( 3) : 295-313.
- [6] Goatly A. *Critical Reading and Writing*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7] Halpern D F. *Thought and Knowledge: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inking* [M].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6.
- [8] Hughes C. Theory of knowledge aims , objectives and assessment criteria: An analysis of critical thinking descriptors [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4 ,13( 1) : 30-45.
- [9] Lipman M. *Thinking in Educ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0] Mehta S R & Al-Mahrouqi R. Can thinking be taught? Link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writing in an EFL context [J]. *RELC Journal* ,2015 ,49( 1) : 23-36.
- [11] Paul R. *Critical Thinking: How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M]. Santa Rosa , CA: Foundation for Critical Thinking ,1995.
- [12] Paul R & Elder L. *Critical Thinking: Learn the Tools the Best Thinkers Use* [M]. New Jersey: 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6.
- [13] Stapleton P. Assessing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writing of Japa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nsights about assumptions and content familiarity [J]. *Written Communication* ,2001 ,18( 4) : 506-548.
- [14] 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5] van Eemeren F. *Strategic Maneuvering in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Extending the Pragma-Dialectical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 [16] van Eemeren F & Grootendorst R. *A Systematic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The Pragma-Dialectical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7] van Eemeren F , Grootendorst R & Henkemans A. *Argumentation: Analysis , Evaluation , Presentation* [M].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2.
- [18] Wallace C. *Critical Reading in Language Education* [M]. Lond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19] 本雅明.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A].陈永国 ,马海良.本雅明文选[C].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20] 柴改英.从新修辞学论辩理论看英专学生逻辑思维特点[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09 ( 2) : 55-62.
- [21] 刘东虹.大学生英语写作中评判性思维能力研究[J].外语教学 2005 ( 3) : 46-51.
- [22] 刘晓民.论大学英语教学思辨能力培养模式构建[J].外语界 2013 ( 5) : 59-66.
- [23] 马应心.英语专业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研究[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24] 欧阳护华 熊涛.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三维批判性阅读模式[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3 ( 1) : 37-40.
- [25] 彭金定 张焰文.英语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实践研究: 学科教学视角[J].山东外语教学 2014 ( 4) : 54-59.



- [26] 曲卫国.微观层面的批判性思维和写作程序训练[J].中国外语,2006(2):47-55.
- [27] 曲卫国.批判与论辩:论辩文写作入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 [28] 孙有中等.创新英语专业测评体系,引领学生思辨能力发展——“英语测评与思辨能力培养”笔谈[J].中国外语,2013(1):4-9.
- [29] 文秋芳.论外语专业研究生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培养[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10):29-34.
- [30] 文秋芳,刘润清.从英语议论文分析大学生抽象思维特点[J].外国语,2006(2):49-58.
- [31] 文秋芳,王建卿,赵彩然,刘艳萍,王海妹.构建我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量具的理论框架[J].外语界,2009(1):37-43.
- [32] 文秋芳,张伶俐,孙旻.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逊色于其他专业学生吗?[J].现代外语,2014(6):794-873.
- [33] 吴鹏,熊明辉.策略操控:语用论辩学之修辞拓展[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4-69.
- [34] 先鹏,王关富.论商务英语专业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优势与挑战[J].外国语文,2014(4):167-170.
- [35] 熊明辉.语用论辩术——一种批判性思维视角[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41-46.
- [36] 余继英.写作思辨“一体化”教学模式构建[J].外语界,2014(5):20-28.
- [37] 赵秀凤,张卉.英语报刊阅读教学中的批评隐喻策略——以“外媒中多模态隐喻构建的中国形象”教研课题为例[M].外语教学,2014(4):61-64.

作者单位: 1.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系,浙江 杭州 310018  
2. 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江苏 镇江 212013

(上接第 5 页)

在许国璋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面对我国外语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追忆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治学精神,总结先生的学术观点和教学、研究、出版实践,于继承先生遗志的我们开创外语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为提升国民素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具有不容置疑的重大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曹念明.哲人,而不仅是专家——谈许国璋的学术风范[J].汉字文化,1997(4):53-56.
- [2] 季羨林.许国璋先生[J].阅读与鉴赏,2007(7):43-45.
- [3] 王宗炎.许国璋先生的思想遗产[J].山东外语教学,1995(1):32-34.
- [4] 许国璋.谈谈新形势下外语教学的任务[J].人民教育,1978(10):21-25.
- [5] 许国璋.借鉴与拿来[J].外国语,1979(3):3-15.
- [6] 许国璋.希望于《国外语言学》的[J].国外语言学,1980(1):5-7.
- [7] 许国璋.一个可行的模式“三级英语教学”[J].课程·教材·教法,1986(9):3-4.
- [8] 许国璋.致大学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的贺信[J].外语界,1987(1):24.
- [9] 许国璋.知识分子要读书争气[J].黄冈师专学报,1989(1):1-9.
- [10] 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 [11] 庄智象.《大学英语》:从一部教材到一个产业链[J].编辑学刊,2009(1):53-58.

作者单位: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3